

闲读偶记



守着岁月流年,尘世的暖意都在画里,对万物的爱与悲悯都在画里。

## 读画记

□胡忠伟

读书读累了,我喜欢信手翻阅一些画册,以此消除倦意。与画册的亲密接触,让长期住在水泥方阵中的我,不由得心生瓜棚柳巷语,在充满田园野趣的意境中,仿佛回到了纯真的童年,记起了家乡的原野,找回了那分久违的童趣。

我喜欢丰子恺先生的画,觉得它意境恬淡,寥寥几笔,却画出了人生的常态——两个人坐在门前,守着三两只鸡鸭或猫狗,寂然无语,清风徐徐从身边拂过。我以为这恐怕就是最好的人生了,人世的无限欣喜,就包含在这不经意的平淡一坐里。看他笔下的梅花——一个人站在树下,仰着头,独自赏梅。天空刚飘过小雪,一树梅花恰似素颜红装的女子,白雪红梅,相看两不厌。那凛然傲雪的梅花,触目横斜千万朵,赏心只是两三枝。人与花的情缘,何尝不是人与人的情缘?一生有三两个赏心之人,足矣。

在这样的情感共鸣和精神际遇里,丰子恺先生的画作最易唤起我们的童年记忆,使我们回到精神的故乡。在那里,生活是那么从容,时光是那么充裕,花草鱼虫,月光清风,恬淡美好,淳朴自然。守着岁月流年,尘世的暖意都在画里,对万物的爱与悲悯都在画里。人生荣枯,全系一念,把心安放在天地之间,无论山河旷古还是岁月倏忽,我们总能在画作里觅得文化带给人的快感和富足,也会感慨古人所谓“读书之乐乐何如,绿满窗前草不除”的诗意。

少不了说到齐白石老人,他将生活的平庸琐碎和艺术的高蹈自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,他甚至将一头大肥猪留在了画作里,它在走过一座石桥时显出了与周围之景浑然一体的优雅。在河边,一弯石桥,依依垂柳,朗朗明月,柔柔清风,流水人家,一切都显得和谐而静美。这就是人世,更是人心。一个人,心里既装得下鸡零狗碎,也装得下日月清风,就可算得上圆满了。白石老人笔下的瓜果菜蔬、鱼虫虾蟹,都透着尘世的烟火气与喜悦感,洋溢着寻常人世的一缕温情。白石老人主张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,太似则媚俗,不似为欺世”。看他的画作,妙就妙在于似与不似之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,看似漫不经心,却自有风云气象。

至于日本画家东山魁夷,他的画,自有一种击中人内心的力量,他并不是一味地将我们引入灵魂的虚无,而是引导我们回到世俗生活。看他的画,禅在心中,仿佛冲天而鸣的云雀,唤醒了人的内心,从此万物披绿,生机盎然。东山魁夷的一幅《晨静》,虽然画面大量使用淡青、淡蓝、深蓝等颜色,却让人想起沉静的秋湖、岸边的水草、水面的落叶,如置身梦里水乡。一瞬间,大自然宁静、安详、纯净的气息便将我覆盖。恬淡、安静、优雅和含蓄,使得东山魁夷的画作有着“不着一字,尽得风流”的禅趣,直逼我们的内心,把我们追名逐利的樊笼里拽出来,照出我们自身所隐匿的“小”来。人一旦坦诚地面对大自然,内心的懦弱和不堪一击就会暴露无遗。东山魁夷的画给人一种爱的滋润,人的灵魂一瞬间便沐浴在安详、优雅、静谧的气氛中。

这三个人,画作风格虽然不一,但其中透露出的气息却十分相似,面对美的事物,心存童心和敬畏,内心便开阔了许多,神闲气定的从容,自然让人觉出了生的乐趣。

行走在逼仄、浮躁的现实世界里,最难的就是保有一颗未泯的童心和尚未沉沦的闲趣。就那么优雅,就那么静静地活在尘世里,不动声色,不愠不火,目力所及,满目苍翠,且生机勃勃,清香无比。

在清风朗月的夜晚或雾锁楼台的清晨,于泾水之畔,独坐小亭,贪看青山,品一杯香茗,赏几幅画作,那么昂贵的晨昏时光如是溜走,胡兰成所谓的现世安稳、岁月静好,也不过如此吧。

2007年,吴冠中先生为自己的画展撰写了一篇题为“近照”的前言:“老人走向遥远,虽渐远渐小,却背影清晰。有人追去摄其影,老人猛回首,被摄了前胸。他笑说:我的衣饰及肌肉都是透明的,你恰恰摄了我的心肺。这里展出的,是其血淋淋的肝胆、心脏。”

在黎明的鸡啼里,在若有若无的月影里,细细读画,让我们靠近了艺术大师,见到了画作里他们鲜活的肝胆和心脏。在这般留恋里,我不紧不慢地捕捉着淋漓的俗世之美,感受着画家一颗心的跳动,那是他们倾其所有的给予,且不求回报。



洛城随想



这里没有国界的限制,只因同一个信仰,便有了这样不息的生命力,我们才看到了如此的一片净土。

## 再谒白马寺

□李智

前一段时间,我驱车回河南西部老家,顺路再次拜谒中国第一古刹——白马寺。这座古刹在古都已经矗立了一千多年,山门前,那匹敦厚的石马安详地守候着每一位来访者。凡事皆有因果,有机会再次拜谒这里,我感慨良多,世事繁杂,但缘分不改,每一次邂逅都因此而生。

如果能借风遁入,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。进入山门,打开自己的心门,将吉祥之气完全纳入胸怀,让它充盈我那被现代工业熏陶的肺腑。佛像、碑刻、石砖皆是经历时空洗礼的真实旧迹,朝气蓬勃的游人给其包裹上了一层现代的气息,同时也带走了历史那一分不可复制的厚重。倘若人生是一片苦海,那么这里就是彼岸。千年以来,我们的祖先从这里走过,后辈又回到这里拜谒,奔走不止,变化无常,而彼岸始终矗立在此,用淡然且坚定的心态等待着人们的回归,就如同静谧的佛像,仅仅用一个坐禅的姿势,便囊括了人间的全部思想和行为。

寺庙中的人很多,我在人群中游走,成为众生里的一个影子。尽管听过很多次了,但我依然跟在一支旅游团队的后面,聆听关于这座古刹的一个个典故,聆听那些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故事。每一次聆听,都是一次与历史的亲密接触。我突然发现,口头的传承是历史得以延续的最好方式,通过口头的描述,这古刹中的一幕幕历史场景也会在我眼前重新演绎。

寺院中也有白色的石马。有一个姑娘对男友说,咱们与白马再合一张影吧。男子摆了摆手,说,刚才在大门口都照过了,不用再照了!的确如此,大门口白色的石马,院中的白马亦是石马,此马非彼马乎?倘若只是因为事物相同或者类似,我们就放弃重复,那么我们该如何迈步?如何进食?如何朝拜?有几个小孩骑在石马的背上,大人们在争先恐后地拍照,还有几个孩子因先后顺序问题闹了起来。孩子毕竟是孩子,他们敢去骑石马,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时间的力量,所以也不惧怕历史的威力。厚重是沉积了无数次的青春,等他们再以青年人、中年人抑或老年人的身份来此拜谒的时候,倘若寻觅不到马背上儿时的坐痕,相信他们会潸然泪下。

夏天即使再炎热,一来到清凉台,就像到了仙境,那种清凉的感觉便从头顶倾泻下来。这倒使我想起一件事,有一年夏天我去新疆采风,当地的一位少数民族汉子告诉我,感觉热了,就到树下坐一会,清凉马上就会降临。经过尝试,果然灵验,当时我就认定那里的树不是一般的树,肯定别有洞天。今日至此,我才明白,有些事情不是心理因素在作怪,而是确有其事。

台上有众多上香的信徒,大殿的两侧有两位天竺僧人的雕像。虔诚,是对时光的一种跪拜,用简单的动作成就了博大的思想。从清凉台下来,我来到寺院角落的一处墓碑前,这是一位天竺高僧的墓,他不远千里来到这儿,最后为理想而终。这里没有国界的限制,只因同一个信仰,便有了这样不息的生命力,我们才看到了如此的一片净土。

一切随缘,该离去的时候,我便会离去。我转过身,再次用眼睛描摹这座古刹,用无言来意会此处的禅意,然后低头,转身,以不停息的脚步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。